

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

日取小

第十七號

日二月四年二十
日七十月二年亥癸
圓銅二售★張四號本

■本報辦法

本報以提倡小說藝術爲主旨。現在開日
一刊。常刊四張。增刊無定。

■本報價目

本報零售每份二分。定購每月大洋三角。
全年大洋三元。寄費在內。本外埠一律。

■本報廣告刊例

封面長行二行起碼。每行每號三角。普通
地位全版劃分八格。每格每號一圓。

■本報發行所

上海新碼頭良晨好友社

最小報已改爲兩日刊

定購全年。得贈枕綠小說集「十七年後的」。
期限陽曆四月十日。外埠以發信爲標準。

白特社友好晨良

通信賜顧者注意

承蒙函付書報價款。零數可以郵票代現。滿洋請付通用鈔票或匯票。
函面逕書上海新碼頭良晨好友社。決不致誤。▲良晨好友社白

本報再修承銷章程

(一)凡願承銷本報者。請先付二元至五元之保證金於本社。以昭信
份。(二)本社批價。每份大洋七釐。(四)承銷本報自何日起。每號需報多少份。請酌量於繳納保證金時
通知。本社即按期照付。(五)中途所需報份。如有增減。請距該號出版期三日以前通知本社。以便照辦。
(六)如有銷剩之報。可於該號出版後儘一星期內退來。每號至多退十份。遲退不收。(七)每逢陽曆月
底。爲結賬之期。承銷者應將所銷應繳報費。於期內如數繳到。倘於出月四日內尚未繳到者。本社當暫
停其承銷。從事清算。(八)由函付款者。滿洋請付匯票或通用鈔票。零數可以郵票十足代現。(九)雙方
郵匯寄費。各歸自理。(十)本章程即日施行。本外埠一律照此辦理。▲上海良晨好友社訂

張枕綠 十七年後的

請聲明由最小報介紹。每部只收大洋五角。寄費不加。
比較平常便宜兩角。落得便宜。▲良晨好友社白

理想派 將來的舞臺上

每冊實價大洋一角五分。寄費不加。
出版期前來費預定。定一冊送一冊。

朱天石著
現已付印

內容 第一次見面
劇本 隔了三十年
二十 戀愛的祕密
餘種 我的不是
要目 天

鑽石戒指
階級
一個瘋子
攔路的狗
不流通的錢

農夫與田主 生育的各面
罪犯與神聖 裁婢會議
小孩的哭聲 等不及了
遲了 結婚的良機
誰能不死 祈死俱樂部

●上海新碼頭良晨好友社發行

▼平凡的家書

樓二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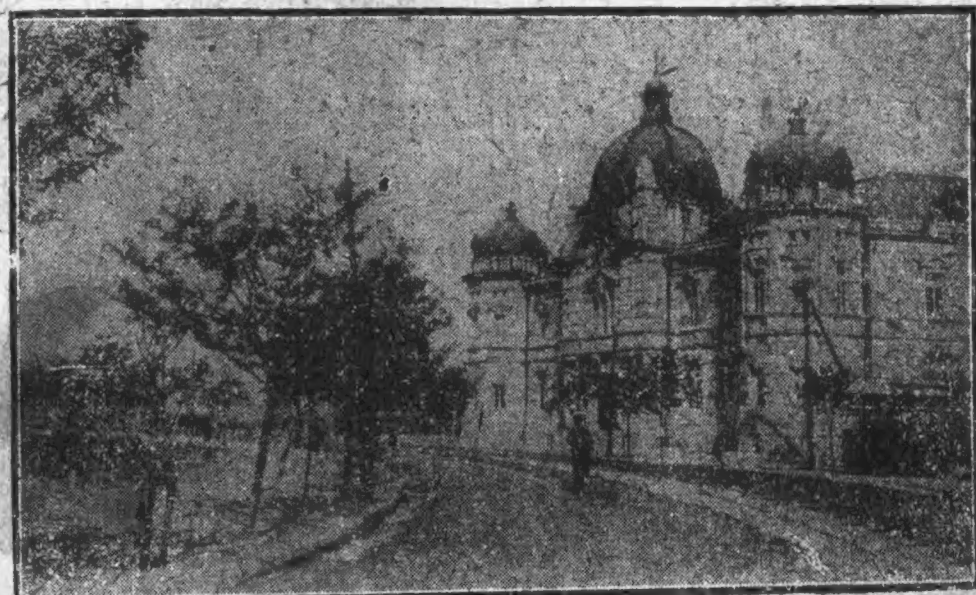
長遠不見了的阿福。真黃瘦得可憐。他手拿著一封弄得皺皺的信。沒力的低首對我說。『先生。這是我裏來的信。有什麼事麼。你有空替我一看麼。對不起得很。』

我表示一種答覆他「不要客氣」的神氣。把信展開了讀。

『阿福我兒。四叔叔前幾天回來。他說你在病着。娘聽了真是不放心。每天晚上夢見你。到底你的病現在什麼樣。阿福呀。娘是老了。不能常見你。你總要自己保重的。我們一家人都靠你一雙手弄飯吃。全在你的健康。王老板家的租穀錢。才來討過了。他

說再三天不繳清。要把我們的草

傷心境地(太連灣之金正銀前行)



妻生了阿林之後。又得了敗血病。現在已怕得不像人了。但是一老兩小。每天不能不撐着做事。你有錢帶幾塊來。好還王老板的租穀錢。』

我一面讀着。一面講給阿福聽。阿福的眼淚撲刺刺地淌下來。哽咽着道。『病了這許多時候。那裏來的錢呢。』

▼寫字的一課

秀連女士

該咀罵的星期三。你不能使我快活。無興趣的星期三。你為什麼不淘汰。却永遠的輪轉着。咳！這也是我自己不善寫字的緣故。何必這樣的冤着呢。

教員批出來的作文批語。最使我激刺的。是「文勝於書法」。『文

■最小第十七號

第一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■最小第十七號

第一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雖佳而書不善……等。咳！可憐的我。見了這種批語。愈覺得自己所寫的字。是不及他人了。地球不停的走着軌道。那無情的星期三又到了。早上八時。我挾了書包。趕到學校。走進課室。只見同學們忙着取水。預備寫字。我懶洋洋的坐着。動也不動。直到敲了上課鐘。我纔緩緩的去取水。及教員走進課室。他們已經攤開字簿。動筆寫了。我還是慢吞吞的取那筆和帖。磨那濃香的墨。當我着手寫的時候。在我左面那個同學。掩口一笑。同時後面二個同學。在那裏竊竊私語。我疑他們是笑我說我的字不好。所以我漲紅了臉。頭也不抬。

只顧繼續塗抹着。在他們不經意我的時候。我偷看他們所寫的。實在有勢。較我真是有錯天壤了。可恨那呆板的時間。慢慢地行着。一些也不肯放鬆。好容易那主動全校的鐘敲了。我總算在筆墨地獄中赦出來了。

▼虛榮心之結晶

沈井蛙

黃家娶新婦。掛燈結采。賓客盈門。何等熱鬧。誰都讚說郎才女貌。是一對玉人。章綺芳的心裏好不快活。

離結婚的一年前。章綺芳還在念書。伊的志願和希望。怎不高傲。聽伊父母提起婚事時。伊的心坎裏每發無窮的感想。『那將來的丈夫。縱是才貌都好。倘使沒

有家產。也是美中不足。』一天伊的母親對伊說道。『黃家村黃茂生家的兒子如乾。今年纔二十歲。相貌人品。都很去得。家財又很富足。聽說有二十多萬。各處的田產房屋。着實不少。他家裏的男女僕人。何止數十。真是一呼百諾。像這樣有財有勢的人家。恐怕是數一數二的了。蒲鞋橋的劉大媽來此替你作合。你心裏以為怎樣。』說時還將一張六寸的照片。遞在伊的手裏。伊見是一個白哲少年。圭姿十分英爽。伊略望一眼。隨手放在桌上。粉頰上便起了兩朵紅雲。伊母親便認做伊是默許的了。

新婚的第一夜。黃如乾喝得爛醉

的後年七十

△△張枕綠小說集

△△內容二十六篇

△△聲明最小介紹

△△只收大洋五角

△△函購寄費不加

△△郵票十足通用

▼上海新碼頭裏良

晨好友社獨發行

如泥。躺在一張高疊被的床上。和死豬一般。嘴邊滿淌着魚肉做成之涎。腥臭難聞。章綺芳的心和小鹿一般的亂撞。將電燈拉過。仔細打量。只見他醜陋的面皮。和照上截然不同。便是伊父母所說的。他年纔二十歲。也不相稱。伊的芳心碎了。

將亮未亮的天。一微一微的白光。從窗格射進。這精緻的新房裏。只見一隻死豬般的他。和一個粉團玉琢穿着緋色衣裳的伊。橫七豎八的亂躺着。

將近五點鐘。他的母親已在新房門外。用粗大的拳。向門上亂打。還高叫着道。『天已不早。快起來。莫懶躺在床上了。』

伊驚醒了。一骨剝爬起。急忙開門。叫了一聲婆婆。那所謂婆婆

的。忽然圓睜兩眼。將手指指近伊的額前道。『不識羞的。將頭髮睡得散了。不怕被人家見了笑話。你既替他蓋被。也不替他抹嘴。只一味和他歪纏。可是你前世沒見過男子麼。要是二三天後。他有些三長四短。面黃肌瘦。……哼。在你身上！』

伊受了一頓搶白。呆呆的坐着發怔。又不敢放出在家時候。和伊父母衝突的手段來。

忽地床上的新郎揉着睡眼。連連打呵欠。一壁咕囁道。『天殺的劉大媽。搬是搬非。添枝附葉。說章家女兒怎樣嬌好。怎樣溫柔。不料只做了我家一天的新婦。已經胆敢和我母親相罵。如此倔強。』

……哼。那還了得！』

伊又不敢發作。只淌着一串串的淚珠。呆呆的發怔。

過了三朝。伊說要回家省親。那位婆婆似乎很不願意。却拗不過俗例。只得將伊頭上臂上的飾物。一概除下。又將伊上下一搜。見是並沒夾帶。纔派一個刁鑽的老媽子跟去。

回來的時候。那老媽子又喃喃的咒罵道。『累人家奔波。並不打發賞錢。像這樣刻薄的人家。便發財也只一痧藥瓶。』

伊不能忍受。便也對罵。那所謂婆婆的。却又袒護老媽子。把伊罵得不許開口。從此以後。伊便被合家上下辱罵。伊一天瘦如一

■最小第十七號

第二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■最小第十七號

第二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天。到極瘦的時候。伊就死了。願一般不免有虛榮心的女子。沒一個遭着和章綺芳同樣的境遇。

▼枕綠的作品與其夫人

何海鳴

我想枕綠伉儷之間一定是很要好的。我看枕綠有許多作品。簡直是為夫人而作的。剜心肝似的寫一篇出來給夫人看。夫人說好。才發出去給一般閱者看。你們要知道。即便夫人說好這一項。也就很難辦到。要婦人們對伊丈夫瞎恭維。恐怕不是容易的罷。及至夫人說果然好也。這總算是好定了。

況且他所寫的。又都是些人生伉儷間的事。請自己夫人來當「內簾官」。自然是遇了識者。不惟不

會瞎恭維。而且還同經過專門學者審定了的一般。絕不能說是他夫人一人之見。

我寫這幾句話。是在讀了枕綠的「項圈」以後。請問枕綠。我鈎稽得錯不錯。

至于我咧。心裏空空洞洞的。亂抓事物來描寫。如今日趨下流。此時正在燈下寫一篇極無聊的武俠小說。寫成了。連我自己都不願重看一遍。這真使我感嘆不盡啊。

▼一句公平話

樓一葉

所謂歐化派小說家。他們所看見而稱為禮拜六派的小說。僅僅是一些粗惡的作品。所謂禮拜六派的小說家。他們所看見的歐化小

說。也僅僅是一種粗惡的東西。所以雙方攻訐起來。其實。如果大家平心靜氣。破除了成見。細細搜求一些對方高深優美的作品來看看。便自然知道都誤解了。他們所不同的。只是一點形式。那原質是一樣。也有好也有壞的呀。

▼關於直譯小說的小談

話

繙譯外國小說。必須保存原文風格。故直譯法。未始不佳。但遇祇可意會的地方。也不妨參以意譯。不必固執成見。(朱天石)

直譯小說者。至少可以說他是一個傀儡。重些便說他是奴隸。(姚廣慶)

巾幗遺聞

編大十書全

編第一 烈女
編第二 孝女
編第三 義女
編第四 俠女
編第五 情女
編第六 奇女
編第七 智女
編第八 節女
編第九 藝女
編第十 賢女

■撰述者

李涵秋

胡寄塵

陳小蝶

陸澹盦

陳富華

張枕綠

吳綺綠

若干人

■丁悚繪時裝美女畫作封面珂羅

版精印

■每部定價大洋四角

特價連寄費兩角二分

■上海新碼頭裏良晨好友社獨家

發行

◀下如錄目容內晨良▶

太麻煩了……何海鳴
佇立……徐卓呆
著作家的知行……張我
東南遊……張禪綠
燈下……程雲禪
夫妻易工……沈石橋
一天中的閒人生活……沈石橋
話還未完……張綠
兩勝紀念塔……沈劍南
戰後母親的父親……樓天劍
有後母的父親……朱劍南
筆尖……聽潮生
荒村情女（歐文原著）……周浩基
晚歲歸鄉（柴霍甫原著）……朱維基
（尚有二十餘篇不及備載）

△短篇小說

★★★良晨★★★

此書共出五冊。實價大洋兩角。
函購加寄費二分。請閱下列內
容目錄。便知值得買來一讀了。

△雜文

海外文壇零拾（十三則）……周瘦鵬
最近名小說家零評（篇三）……何厚生
求幸福的小說……黃綠
評改制後的小說月報……沈石橋
小說正宗（約四十則）……沈石橋
誰願幹這件事的舉手……沈石橋
小說讀者的批評……沈石橋
小說的滋味……沈石橋
小說的復活……沈石橋
古人的勢力……沈石橋
我的偵探小說熱……沈石橋
短劇本（三種）……沈石橋
（尚有餘目不及備載）

行發社友好晨良裏頭碼新海上

閒文



閒文欄為助讀者興趣而設。容載俗論文。遊記。事記。專談。專評。詩詞。笑話。種種小品文字。並綴種種插畫。讀者可隨意投稿。附有一談言微中。一欄內附有小欄。專備讀者以疑難事件。投函質問。由編者為之解答。

於濫。所作尙足自慚。他日儻於文學史上。得佔一列名之地。是雲妹勗我毋怠。慰我母食。與有力焉。予能無感哉。十二年四月一日。枕綠記。

吾之家庭瑣述

張枕綠

吾當握管草稿時。不禁感痛。使我雙親而猶健在。得見新婦。則素願獲償。老懷彌適。甯不大佳。然已先後流逝矣。壁間遺像。徒贗笑容。為人子者。偶一涉思。恨將奚若。

吾於今歲四月一日有婦。即組成一小家庭。吾有兄一。分宅而居。有姊三。長姊嫁已故。二姊病廢。與長兄居。三姊則居於我。又一六齡之幼女。為長姊所遺

仇儷三年記

張枕綠

九年四月一日。周氏鳳雲來歸。爾時居於鄉。家庭之間。甯靜多佳趣。於茲三年。膝有二女。長曰茜春。十年春生。為是年其六歲之小表姊所命名。某夕。其小表姊讀教科書。至盲跛互助之課。首有「西村失火」之句。曰。妹妹可名西村也。遂從其音而「茜春」

之。幼曰茜春。今春生。則茜春所命名。一日。寶春啼。茜春曰。寶春莫啼也。遂「寶春」之。自有雛而雲妹困於撫育之勞。稍稍瘦矣。而予為人事迫逐。恒苦旦之遲而夕之速。夫婦之間。迥鮮片刻對坐閒談之晷。讀曩著「吾之家庭瑣述」。竊念清福之非常。每為慨歎也。然予著述幸免

最小第十七號

第三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最小第十七號

第三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。以其父作客津門。亦來依我。女甥貌酷肖吾長姊。而嬌憨如小羊。我不能忘長姊之惠。愛之乃篤。有一壯年婦供役。吾遇之若家人。以其克盡厥職。吾家本羅陽。以先父營業故。來居歇浦之左。凡十二載有茲。吾所賃居之宅。前為街市。後為郊野。需物尚便。空氣亦鮮。晨鐘六鳴。合家起於牀。集於庭。作五分間之深呼吸。備婦體胖。每苦其煩。吾必強之。久而漸習。問何所獲。則謂一日無此。但覺口臭甚烈耳。

時或無思。但養其氣。既。妻姊互易治妝。備婦提筐入市。八時既速。羣集於餐室。居停主人不備時計。聞鈴聲作。則力抵其足於被。若欲踢去其晚間之噩夢然。一躍而興。習聞習興。頗有定晷。鈴聲蓋發於吾家餐室中。用以喚備者。有時吾儕無需平備。而居停主人苦矣。食桌上人各有二事。時需刀叉。亦長備焉。晨啜粥而午晚二餐以飯。初無異於大眾。而人或以為奇。為學洋派。滋可笑也。

中。溫理昨課。案居無聊。目耽耽視桌瓶中糖醬之屬。食指大動弗已。則擅自問鼎焉。吾有覺而責詢之。曰。是固餐室。非書室也。書室在餐室之右。匪獲吾許。人莫得入。寫字桌位頗黎窗。取其光明。午後陽光來襲。則以紗幔禦之。窗外為庭。有花數盆在塔。我所手栽而夙嗜者。宛轉花容。頗能曠怡吾心神。而觸發吾文思。桌前有旋轉椅。吾一入室。即據坐之。萬響弗入於耳。惟達吾幻想於毫端。毫端乃狂現一切蜃樓海市。有時忽窘於才。則左右旋轉吾椅。狀至不甯。或苦神疲。便倒身坐於椅後之沙發上。長舒吾氣。偶有所獲於心。又起

繼共事灑掃。務使室無纖塵而後已。吾有潔癖。視塵垢如大敵。盥漱畢。各就坐於樓。閉目凝思

縫值給吾妻矣。女甥即獨坐餐室

萬奇全書

化了兩角洋錢。
得知一百六十件奇
事。

惟買萬奇全書。

有此便宜。

●函購郵票通用

●另加寄費二分

▲良晨好友社發行



冠生園牛肉汁

吃冠生
園的菓
汁牛肉
越吃越
要吃
▲發行所 上海九畝地 冠生園
▲代售處 各地茶食店

▲最小報

第一至十六號尚有餘剩。
函索附納郵票三角二分
即寄。定購本報全年者。亦
可聲明補全。

內容小說雜文一百四五十篇。由
海鳴·瘦鵲·畏廬·寄塵·卓呆·
舍我·枕綠·碧梧·茗狂·小青·
紅蕉·烟橋·維基·諸人撰述。

▲良晨好友社白

久已馳名的
枕綠雜作集

綠窗潑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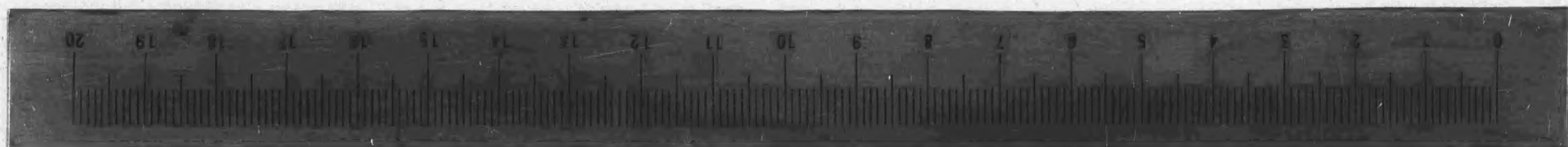
▽每冊定價大洋五角
▽特價連寄費二角二分

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

枕綠社會小說集
愛個絲光

內容社會小說十
三篇。讀此一書。勝
讀十幾部長篇社
會小說。

◎每冊連寄費大洋二角二分
◎上海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



就桌矣。
既而鈴聲又作。則傭婦告人午餐已備之聲也。衆乃立輟所事而奔餐室。餐後又稍息。申報旋遞到。衆爭取第四張。吾必一讀自由談之自由談。鄉居息影。鮮與故人通函。對此短語數行。不啻聞瘦鵲啼聲。心爲快慰也。吾姊喜讀筆記及譯稿。覓而不得即棄去。女甥之歡迎第四張。特歡迎插畫耳。吾妻於小品文字。但嗜短篇小說。人心各別有若此。誠不能強同焉。
迨鐘聲報一。餐室又改爲臨時書室。則吾妻若姊共治文字。時讀小說。吾妻兼理醫學之書。蓋幼年所習者。女甥讀方字。妻姊輪值

教之。吾講文後。即復入於書室。几上爐香已熱。微烟裊裊。甚宜於鼻。而墨花又灑滿紙矣。於時市聲既寂。窗戶復闔。處境恬靜。適於撰述。頻年孤客申江。心爲形役。卽在中夜。亦苦喧囂。每思覺一如今日之日。而環境阻我。不易立得。今幸得之。云何不喜。文字因緣。匪偶然已。
四時許。吾妻入書室。據屋隅書案而坐。爲我謄錄新稿。吾檢書櫥中英文雜誌默誦之。藉覓譯材。時溫校中舊籍。慨念同學少年。今都不賤。吾亦猶人。而獨滯厄。雖曰有幸。甯不自慚。步後懲前。知宜加勉已。
六時進晚餐。斜陽猶未盡。已而

家人羣入娛樂室。始鐘。娛樂室者。與衆同樂之室也。衆於娛樂之事。各有所長。吾擅風琴。每譜新聲而度。琴新購自商務書館。爲雙音。有拉手。發音清越。和以吾妻素擅之歌聲。而益足以悅於吾耳。吾姊擅圍棋。至人弗敢與弈。吾所謂擅。初不足道。家人中莫之或若。卽擅矣。傭婦亦有所擅。擅於力。吾教之喜檯球。亦名乒乓球。與戲。一星期而碎球五。匪多力易克臻此。女甥有一小箱。中置各種玩具。吾時有所錫。卽納其中。見衆覺樂。亦從所好。取出玩之。既倦。歸藏原處。其視此小箱也。不啻第二生命。此娛樂室中。時發劇笑之聲

■最小第十七號

第四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■最小第十七號

第四張

良晨好友社印行

蓋衆於遊戲罷後。每以談諧爭雄。或妻姊互談人家瑣屑事。而吾一置喙。又不期闕堂也。居停主人苦其擾。不能成寐。而爲鉅數之賃值計。惟洩其意於長噫之中。若曰。夜深矣。盍眠乎休。實則八時纔鳴耳。吾儕能會其意。亦不欲阻其好夢。徒殺風景。遂相將出娛樂室。吾姊携女甥登樓。使之就寢後。料理一已瑣屑事。吾與吾妻入書室。作日記。並相預擬食單。以備明晨告傭婦。既已。亦登樓。迨報十之鐘聲動。而寢室之燈全熄矣。
凡上所述。爲吾家日常之定課。除星期日外。非以氣候故無變。家人之歡迎星期日。情正等於校

生。是日。工讀並輟。娛樂室之門大開。餐有盛饌。暮作郊遊。女甥中日足鮮出戶。及值郊遊。樂乃不翅。拋磚掘草。跳踉於人之前後。吾嘗謂其嬌態如小羊。而斯時之皮頑。則又大類驕狗。鄉人見吾儕以常服出。又出必以羣。咸嘖嘖稱怪。若不以爲然。於焉以窺民智。吾有慨矣。
吾儕間日一沐浴。三日一更衣。每星期六之晨。室中大糞除。入晚而浴。
吾家無祭祀事。鄉人又以吾長兄之信耶教也。兼疑及我。吾時爲道吾所抱之無宗教主義。而聞者却走。吾出項簿之清潔項下。月給之總數匪細。人以爲費。特亦猶夫人之香燭紙錠等費耳。
吾於鄉間。絕少交際。卽有一二輩來造。但敬以熱水一杯。無煙

與作數語而已。客或出而告人曰。斯人也。而吝若斯。則吾聞之。惟莞爾而笑。
如是家庭瑣事。自知累述無聊。既足取憎於讀者。又復浪費吾筆墨。經濟時間。請從此已。
右稿記於浦東高橋。時在九年六月。曾刊申報。 枕註。
更正 記者。
最小報本以陽曆逢五發行。報端所記出版日期。僅用新曆。自十三號報始。改爲兩日刊。乃增記舊曆。出於倉卒。遂誤癸亥爲壬戌。不敢委罪於手民。作此更正之。
猪年狗紀未惜意。信手書來卽刻之。不是駐天有妙術。徒因隔歲不多時。還虧新曆並存記。否則盡人貳費思。恕我自敲嘴巴子。特爲更正一歪詩。